


鳳凰出版傳媒集團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江苏文艺出版社

谈歌
著



局外局

白玉堂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……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WENYI PUBLISHING HOUSE

局外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白玉堂：局外局 / 谈歌著. —南京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，
2011.3

ISBN 978-7-5399-3470-9

I. ①白… II. ①谈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15489 号

书 名 白玉堂：局外局
著 者 谈 歌
责任编辑 黄孝阳
责任校对 胡 泊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字 数 150 千
印 张 9
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，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3470-9
定 价 24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引 子

秋风渐劲的时节，涿州城里悄然酝酿着一个惊天的阴谋。这是三年前一个未遂阴谋的继续。三年前的秋天，五个辽国的刺客，深夜潜入三关元帅杨宗保涿州帅府，将杨宗保的几十个护卫杀得七零八落之后，刺伤了杨元帅。一时，涿州城成了一座惊恐之城，宋国军心大动。是呀，那么多警卫，连杨元帅也保护不了？都是些白吃干饭的呀？唉，提不起！这些朝廷的兵，太平岁月，都硬得像刚出窑的砖头，一敲梆梆响，对付老百姓，那真是百分之百的厉害呢。可真要遇到了事儿，外人打进来了，根本就派不上用场，稍稍一碰，就文了、裂了、酥了、碎了呀！唉！都是些没有进窑的泥货呀！杨宗保的夫人穆桂英不得不从东京风风火火地赶到了涿州，帮助丈夫打理防务。当年大破天门阵的穆桂英，虽然已经白发飘雪，但思维仍如当年敏锐，行动仍似当年那般迅捷，她调集了大批武林高手，加强了涿州城的防范。这件事

也引起了宋朝廷的高度警觉。涿州城是宋国对辽国作战极为重要的前沿，如果杨元帅出了什么意外，那么，三关的军事防务将会大打折扣。杨元帅的位置毕竟是不可替代的。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。这句话似乎是专为杨元帅准备的。

但是辽国并没有就此罢手。可怕的阴谋仍在顽强地进行。也就是说，辽国刺杀杨元帅的行动仍然在继续。不达目的，决不罢手。这句话似乎专为辽国这次代号为“屠羊”的行动准备的。

一个月前，辽国用重金聘请了江湖上的著名杀手韦率先，再次潜进杨宗保的府第。但是这一次，刺客并不走运。他中了穆桂英将军早已经布置好的埋伏。韦率先跳进院内，不曾辨别东南西北，只听到铜锣一响，便已被俘。穆桂英传令，将这个凶恶的杀手关进了死牢。穆桂英相信，明天一早，她一定能从韦率先的嘴里得到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情报。可是谁也没有想到，涿州大狱里的大牢头张恨，竟是辽国的一个多年卧底，他竟然在当天夜里偷偷放走了韦率先。

天光大亮时，狱卒们才惊慌地发现韦率先丢弃在死牢中的长枷重镣。韦率先逃了。

追！

哪儿追去？四野茫茫，鬼影儿都没有一个。

(内奸!世界上还有比内奸更可恨更可怕的吗?千余年后,一个伟大的人物曾百倍关注过这种情况,这句名言即是: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。)

穆桂英勃然大怒(何止是大怒,简直要抓狂,甚至要崩溃!这涿州城里怎么还有辽国的卧底呢?他是怎么混进来的?审查部门都是白吃饭的吗?真让人彻底无语!),当即派出武林高手追缉潜逃的韦率先和张恨。并在各州府县张贴告示,悬赏万两黄金,捉拿刺客韦率先与内奸张恨归案。重赏之下,必有应者。一时间,江湖上刀光剑影,杀气冲天了。而在这时,江湖上却发生了另外一件大事,竟然冲淡了人们对这场追捕行动的关注。

发生了什么事情?

唉!朝廷颁布了圣旨,批准“棋仙”乐笑山与“棋圣”智思水二人,在中秋节这天一决高下。赛场确定设在距离涿州城百余里水路的陷空岛。江湖中传言,陷空岛这个赛场,也是朝廷为棋仙棋圣精心设计打造。可以想象,届时赛场一定排场至极,热闹至极。

江湖上由此掀起了轩然大波。

(一场棋赛,为何搞得如此热闹?读者看到这里或许奇怪,下棋么,无外乎两个棋手一争高低,游戏而已。江湖上如何会掀起轩然大波?而且,宋辽两家正在战争,刀光剑影,如火如荼。前方将士正在拼死拼活,朝廷倒

是没事儿人了？热心“棋牌乐”了？这不是……扯淡嘛！)

先别说扯淡。这场比赛果然非同小可。

如果说一百年出现一个天才，那么，这话一定有错误，因为这一百年至少出了两个天才：乐笑山和智思水。这是两个少年便得志的天才，棋行天下，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。许多人记忆犹新，清瘦身材的乐笑山，总是身穿一件白布长衫，手持一把白绸折扇，脸上总是带着祥和的微笑。而胖胖的智思水，则一年四季总是身着一件黑布长衫，手持一把黑绸折扇，脸上总也没有一点表情。如果把他们抛到街上的人堆儿里，或许没有人能看出他们与平常人有什么不同。而在棋界，他们却是让人胆寒的两个夺命无常。传说多年以前，喜好博弈的真宗皇帝，一时心血来潮，下诏宣两个少年天才进京，上殿与朝中高手博弈。他们二人如入无人之境，杀得朝中高手纷纷落马。真宗皇帝龙心大悦，当场册封乐笑山为“棋仙”，智思水为“棋圣”。至此，二人留在皇宫，陪着真宗皇帝下棋。又一年，真宗皇帝棋瘾大发，下诏全国千余名棋界高手进京，与二人车轮大战，二人端坐在养心殿内，傲视千名棋士如草芥。千名棋手，逐一落马。再无对手之后，真宗皇帝让他们二人对决高下，二人苦战一夜，竟是弈和了。真宗皇帝仰天长叹：“天龙神虎之争，如是

结果，上善矣！你二人非池中之物，江湖茫茫，随遇而安。当是你二人传神达智之所也。”

（真宗皇帝是这么说的吗？可疑呢。就算是真宗皇帝这么说了，也是面子话儿。后人猜没，真实情况应该是，真宗皇上傻乎乎地直着脖子看了一夜，看得腰酸眼涩脖子疼，竟是看了一个和棋。没劲！泄气！就这个呀？算了，算了！二位呀，赶紧给我省省吧！你们收拾收拾铺盖，快滚！有多远滚多远！永远不要让朕再见到你们！否则，老子就让你们彻底消失！）

两个明星人物至此离京。多年过去，二人似乎从人间蒸发了，江湖上再没有二人一点行踪。这一次，两个老明星突然重现江湖，梅开二度，再次窜红，且要在世人面前对决高下，这件事情自然会引得天下人格外关注。

关注之一，天下的棋士闻此消息，已经纷纷打点行装，准备奔赴陷空岛，他们要亲眼目睹这一场旷世之战。棋界中从来不乏好勇斗狠之士，他们当中自然也有人放出硬话来，准备与棋仙棋圣一试身手。是啊，如果能与棋仙或者棋圣交手，那是一件天大的快事啊。管他输赢与否，重要的是参与呀！

关注之二，天下那些千金一掷的赌客们，纷纷以此二人的胜负，押注豪赌。自消息传出至今，据业内人士粗略计算，天下的赌金已经超过了几千万两。还有人说，

京城首富沈士明已经押上了全部店铺与家私，他赌乐笑山赢。而江南巨富成可行，也押上了全部家产，赌智思水赢。靠！无论结果如何，肯定有人倾家荡产呀！这是下棋呢？还是赌命呢？

（如此说，两位棋界领袖不曾出场，天下已经沸反盈天，马蜂炸窝一般大乱了。行文至此，谈歌感慨万千，其实呢，揭穿了机关，也无稀奇，只是金钱从中作祟。联想到今日全世界赌球的热闹，老板或教头们纷纷落水，不能自拔。中国一些足球教头或老板也身陷其中，先后锒铛入狱。唉！世事多是如此？啮心的悲凉之后，才能感觉到人性的愚蠢。奔向一场灾难，竟犹如奔赴一场盛大的节日。）

赛场届定在陷空岛，也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。陷空岛乃一个平常的水岛，隶属保州府管辖，接邻涿州府地界。出岛步行二十余里，便是官家大道，日日车马声喧，过客匆匆，陷空岛却从来鲜为人知，也从没有一个富人，会对陷空岛这样一个寻常小岛注入过多的投资热情。至多有人知道这一个地方盛产鱼虾，有一大片浩浩的淀子，名叫水镜湖，渔贩子春秋两季常来光顾，贩来运去，赚些散碎银两而已。但是，造化弄人也弄时，因为一个天下棋仙棋圣博弈的消息，陷空岛便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处，变成了热门而且诱人的游玩之地。一

些精明的商家，也乘机打起了热门生意的念头，他们准备在这一个刚刚兴起的旅游之地，发一笔意外之财呢。

发财！谁不想呢？

先有人杰，再有地灵，后有商机。此言说来，自古不虚呢！

刚刚立秋，阳光就如同拔了气门的皮球，一阵阵地松软了下来。陷空岛的水面上，颜色变得温和，湖光不再耀眼。奇怪的是，湖面上并没有渔船穿梭。此时，正是捕鱼的季节，鱼虾也正是上市的时候呀，如何会是这般冷清的景象？

陷空岛，即是四周被汪洋淀水围渍的一片开阔陆地。西端接保州府，北端通涿州府。岛上有五个村庄。徐家庄在岛的最南边。徐家庄开着一个酒店，专门招待上岛的客人。往年这个季节，酒店里已经是热闹得很了。各地往来的鱼贩，已经在庄上住得满坑满谷，酒店里也是座无虚席。而今天，酒店里只有一桌客人。

也太冷清了吧！别是……过错了日子？

这一桌客人，是五个客商扮相的人。这五个人都是青色长衫，普普通通。如果细看上去，这五件长衫全都是上好的面料制作的成衣。这五个人的言行举止也不像是一般客商，他们走进酒店，似乎并不是来吃饭的，他们只是要了几碟清淡的小菜，没有要酒，却只要了一壶清茶。为首的一个，相貌似是一个秀才，四十多岁的年纪，举止儒雅。小二搭话问过，此人姓宋名全。是东京

的绸缎商人，来岛上游玩的。余下四个人，都是宋全的随从，一个姓叶，一个姓汪，一个姓李，一个姓张。他们几个细细碎碎地说着闲话，慢慢地饮茶。好一刻，他们方才言犹未尽地起身出店，姓汪的似是一个管账的，扔给了店小二几文碎银子。店小二懒洋洋地送他们出门，看到这一行五个人向岛里去了。店小二还是看出了些门道，这五个人并不是一般的游人，更不是一般的商客，他们身上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。唉，可惜了，无论怎样的高贵气质，这种客人，任何酒店都是不欢迎的。酒店是要卖酒挣钱的，如果都似这样的客人，只要几碟小菜一壶茶，这酒店岂不是要赔死了。如在往年，成群结伙的鱼贩子们早就纷纷上岛了，他们会大碗吃酒，大块吃肉。那可是酒店的黄金季节呀。大把的银子，潮水一般的挣啊。而今天根本没有一个鱼贩的身影。这确是一个奇怪的现象，棋仙棋圣要到陷空岛博弈，这是一场惊世的对决。陷空岛上应该是人满为患才是。

其实呢，并不奇怪，陷空岛上所有的民房已经被人们重金预定了。只等到棋仙棋圣到来之时，看客们才会蜂拥而至。而且一些财大气粗的看客们，连陷空岛上的渔船都已经提前全部包下，水镜湖的鱼虾也全部收下，鱼贩们已经无鱼可收购了。此时陷空岛上冷冷清清，也就不奇怪了。只是苦了酒家和客栈的生意。这徐家酒店

的小二，也只有望湖兴叹罢了。

（不管生意淡旺，酒店是总要开业。写到这里，谈歌感慨，世人只见到酒家赚钱的热闹，岂不知酒家赚钱的辛苦。生意多时，酒家几乎急死，恨不得厨子长出八只手来。没有生意时，酒家也会急死，恨不得跑到街上强捉进几个人进来，撬开嘴巴塞下去满桌的酒菜。隔行如隔山呀，有道是，外行看商家赚钱眼热，内行看商家赚钱辛苦。）

如此冷冷清清挨到中午时分，才见一个雄壮的长须汉子走进了徐家酒店，几乎要困觉的店小二立刻精神起来，满脸堆笑，欢欢快地迎了上去：“客官，请坐。”店小二长了一对细细的眉毛，很是耐看，惹人喜欢。

长须汉子漫不经心地“哦”了一声，算是打过招呼，拣个座位坐了，喊了一壶酒，几碟小菜。小二跑进了厨房，顷刻便端上来，长须汉子便细细地喝起来。他一边喝酒，一边警觉地四下看着，他的心思似乎并不在酒上。

听见一阵脚步响，一个紫面汉子走进了酒店。此人一身青衫短靠打扮，一把长刀斜背着。看他似是一个急性人，还不曾坐下，便喊小二上酒。看样子，这汉子真是渴急了。小二忙不迭地把一坛酒端了上来。紫面汉子牛饮了两碗，才长长吁出一口气来。

长须汉子打量了紫面汉子一眼，起身笑道：“这位大

哥，一个饮得闷气，何不过来凑趣，一同饮下几碗如何？”

紫面汉子微微笑了，起身朝长须汉子拱手道：“在下韩彰，乃口外宝昌人。请问好汉尊姓大名？”

长须汉子拱手道：“在下卢方，河北沧州人。”

紫面汉子目光一亮，稍稍一怔：“莫非是沧州神捕卢方？江湖人称钻天鼠？”

长须汉子呵呵笑道：“久在江湖，浪得一点薄名。若是卢某猜得不错，好汉便是塞外金刀韩彰了？江湖人称彻地鼠？”

紫面汉子爽声大笑起来：“卢兄呀，果然好眼力，敢问如何看出？”

卢方微微笑了：“江湖人传韩彰紫面威武，我看老兄威风凛凛的样子，且有宝昌口音，必定是不会差了。且有背上这把刀，不是韩兄，又能是哪一个呢？”

韩彰听了，击掌笑道：“正是在下。今日得遇卢兄，真是缘分呀！你我二人今日就饮个痛快如何？”便起身移坐到了卢方一处。

卢方笑道：“韩兄说的是，卢某一人正喝得闷气。如此最好。”转身喊小二：“店家小二，上一坛你店中的陈年老酒。”

（写到这里，即使谈歌不说，列位看官也要疑惑发

问：这卢方韩彰是《三侠五义》里的卢方韩彰吗？读者先别急，说是也是，说不是也不是，谈歌下面写得的确是卢方韩彰，但却已经不再是《三侠五义》里的故事了。亲爱的读者呀，您还是耐着点心思看下去。好玩的故事还在后边。谈歌绝对不敢骗您！)

小二脆脆地答应了一声，转身便从柜上搬过来一坛陈年老酒，启开酒封，酒香立刻四溢出来。卢方韩彰嗅了一下，不约而同地喊了一声好。二人相视一笑，便各自捉了酒碗，畅饮起来。

饮过了几碗，卢方笑问道：“卢某不揣冒昧，敢问一句，江湖中传说，韩兄原来在黑衣帮内行走，如何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如此惹眼周游呢？”说着话，目光盯紧了韩彰。

黑衣帮是江湖上一个让人胆寒的帮派。横行江湖几十年，是一个专以杀人为职业的帮派组织。帮内聚集了无数武林高手。卢方身为捕快，耳目聪明，线人多多，自然能知道韩彰也在其中行走多年。

韩彰摇头长叹一声：“卢兄呀，你说的已是旧话了。你有所不知呢，黑衣帮已经被杨元帅招安了。现任帮主梁浩明，也已经做了杨元帅帐下的统领。”

卢方哦了一声：“卢某闭塞了，这是几时发生的事情？”他心里已经吃了一惊，聚有千人之众的黑衣帮竟然

一夜之间被朝廷招安了。

韩彰摇头一笑：“并非卢兄闭塞，此一时也彼一时，也就是前几日的事情，江湖上还不曾传开。”他话头一转，笑问道：“我听说卢兄也曾在黑衣帮里行走过些日子。”

卢方点头笑道：“韩兄果然耳目灵通，这却也是早些年间的事情了。那是为了一件案子，混入了黑衣帮十几天。”

一旁小二听得胆虚，他想不到今日来店吃酒的竟是两个黑衣帮的人。这是一个杀人如麻的组织，这个组织的成员大都是隐姓埋名。这二人如何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四处行走呢？他心下敲鼓，暗暗地打量着这二人。

卢方韩彰二人正在说话，门外有脚步声响起，一个青衫男子阔步走进酒店，身后款款相随着一个身穿绿衣的年轻女子和一个身着粉衣的女子。打眼看去，这三人的身份，像是二主一仆。青衫男子英俊洒脱，去似一个跟随。两个女子楚楚动人，似官宦大户人家的小姐。小二欢喜的不禁笑出声来：“今日直是财神显灵了。”他忙不迭地迎进这一男二女，拣一张桌子，又忙不迭地擦拭了，躬身请三人坐下。

青衫男子打量了一下正在谈笑风生的韩彰和卢方，便悉心翻了菜单儿，一口气向小二点了十几道菜。小二飞快地跑进了厨房。不一刻，一桌子酒菜端了上来。青

衫男子只是点了一小坛女儿红。倒了两杯，绿衣女子和粉衣侍女也端起酒杯，三人刚刚要饮，店门前脚步又响起，一个灰衣老者走进门来。

灰衣老者精神矍铄，长须飘飘，头戴一顶青丝冠，脚下踩一双青色麻鞋。进门就高声喊小二上酒。小二忙不迭地引老者坐下。韩彰看了老者一眼，目光里有了些诧异。他下意识地站起身，刚刚要说话，却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：青衫男子和两个女子相视一笑，三个人放下了酒杯，青衫男子取出一锭金子放在酒桌上，三人便起身，扬长去了。

小二拿起桌上的金子，怔怔地出神，他弄不明白这一男二女，要了满桌子的菜，却不着一箸，便走了，而且出手这样大方，不值三两银子的酒菜，却给了他一锭金子。这三人的何方的贵客呢？

（靠！有这么吃饭的吗？点了一桌子，一口不吃，也不打包？拍拍屁股都走？他们的钱莫非都是大风刮来的？唉！说不说的吧，绝对是三个富二代，问题青年！）

一旁老者却笑了，他对小二道：“小二哥，既然他三人已经要了满桌菜，却离席而去了。弃之可惜，莫不如成全了老朽吧。”

小二笑道：“算你小老儿有福，成就了你便是。”

老者大笑，移坐到了刚刚青衫男子的座位上，开怀